

宋以朗分享張愛玲鮮為人知故事 曾為生活應徵翻譯《老人與海》



▲宋以朗為展覽提供了多幅張愛玲肖像照。

小凡 攝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中的張愛玲展區展品豐富。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宋以朗的家族與張愛玲有着深厚的淵源。

兩竹 攝



無論是命運機緣，抑或責任使命，宋以朗的名字，都注定與張愛玲難以分割。他接替父母成為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因而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今時今日與張愛玲最「近」的人。在「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期間舉辦的文學主題講座中，與張愛玲有着深厚友誼的宋以朗，以「續集——張愛玲與香港的未完故事」為題，娓娓道來他的家族與張愛玲的前塵往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兩竹

宋淇剛好同妻子鄭文美前往，張愛玲與鄭文美很是投緣。兩人都曾於教會學校就讀，相似的背景更讓兩人親近起來。張愛玲也曾寫過那段友誼，概括為：「我平時都不去這樣的聚會，那天去了，見到你很開心。我又想，如果我那天沒有去，我可能不會認識你。」那幾年，張愛玲還創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隨後赴美。在美國的日子，她與宋淇夫婦展開了長達40年的書信往來。

宋淇引薦張愛玲創作電影劇本

有段時間，張愛玲的事業有些受挫。宋淇後來擔任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電懋）的監製，在他的引薦下，張愛玲開始在美國為電懋創作電影劇本。1950年代起，張愛玲的劇本開始受到關注，香港各報紙也因其電影大受歡迎而作多日報道。1962年，張愛玲三度訪港，那時13歲的宋以朗已經對她有相對清晰的印象。宋淇起初創作了電影《南北和》劇本，開創了南方和北方人相處情節的喜劇脈絡。後來，他邀請張愛玲創作《南北一家親》和《南北喜相逢》，這些合作為香港文化界增添了亮點。1980年代，張愛玲的作品對香港文藝界的影響越來越深，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編為舞台劇和電影。

宋以朗回憶，那些年，在劇本完成後，導演、編劇、男主角、女主角、場記等人通常會到他家裏開會。「一開就可能10個鐘頭，整間屋裏都是煙；他們在劇本上做各種調整，劇本都布滿了筆記；會議可能一直開到夜裏3點，然後他們就立刻拿去看報，幫劇本重新排版；第二天中午12點，一個新的劇本就已經做好了。」張愛玲常在美國，因此她不需要參與這些會議。

冀在大學圖書館開設張愛玲展館

1995年，張愛玲在美國逝世，將全部遺產留給宋淇夫婦。1996年及2007年，宋淇和鄭文美相繼去世，宋以朗成為張愛玲遺產執行人。自2004年起，宋以朗整理了大量張愛玲未發表的遺稿，以及她與宋淇夫婦的600多封書信，出版了《重訪邊城》《小團圓》《異鄉記》《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等作品。

宋以朗回憶，2003年自己回港照顧年邁中風的母親，同時處理出版事務。他在成箱的材料中發現了張愛玲600多頁的《小團圓》手稿，於是派專人乘飛機去台灣的一家出版社排版、校對。後來，《小團圓》在北京舉行首發會。在三天的北京行程中，他多次接受了內容相似的採訪，他不由調侃自己第三天的普通話較之前流利了許多。

他亦透露，目前一些未出版的殘稿中包含一份25頁的電影劇本，自己有可能將這份劇本加入其他張愛玲劇本書籍的再版中。餘下的書信中還有張愛玲與其姑姑的來往信件，他指出，若將這些信件出版，也需要與張愛玲姑姑的家屬溝通。同時，在整理張愛玲遺稿時，他愈發忌憚，因家中的地板有時會積水，容易導致稿件濕爛，這令他意識到，這些手稿及遺物不能長期存放在家中。「張愛玲的部分遺物已在南加州大學擺放超10年，但成效不高，因研究張愛玲的人大多來自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不菲的機票與酒店價格，以及簽證辦理的複雜程序，都將這些希望離張愛玲更進一步的人阻擋在外。」目前，他傾向於在香港一間大學的圖書館開設張愛玲展館，因圖書館在防潮、溫度調節和保安等方面已經較為完善，準備過程不需太過費心。

據宋以朗介紹，1940年代抗戰時期，張愛玲與宋以朗的父母——宋淇、鄭文美都住在上海，「他們沒見過面，但我父母一定熟悉張愛玲的作品。」這個推斷源於宋以朗發現的一封信。1960年代，宋淇幫助張愛玲再版她的《傳奇》，於是寫信給上海的家人，讓他們將家中的《傳奇》寄給他。因此宋以朗相信父母很早就知道張愛玲。

1952年至1955年，張愛玲繼1939年首度來港求學後，由上海二度來港，希望完成在香港大學的本科學業。「但她發覺事情不像她想的那樣。」宋以朗指出，1939年的張愛玲19歲，周圍的事物對她來講都很新鮮，但32歲的她已是位成名作家，似乎不再需要學習中國文學，但又沒有獎學金支撐生活，於是沒什麼人脈的她開始想辦法。當時恰好美國商務部拿到了海明威《老人與海》由英翻中的版權，在報紙招聘譯者，而張愛玲偶然讀到了招聘信息。宋淇當時負責處理相關事務，他的老闆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美新處）的理查德·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兩人面試了說着英式英文的張愛玲，並與她簽訂了合同。

極少參加聚會的張愛玲有天心血來潮參加了美新處的聚會，那天

◆現場展出外譯版張愛玲的作品。兩竹 攝



◆多名觀眾在《小團圓》手稿裝置旁觀看張愛玲相關視頻資料。張岳悅 攝



◆張愛玲展區吸引觀眾駐足閱讀。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跨媒介融合 作家學者共探未來文學新圖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茜）視覺文明時代的文學，可以有何種新型呈現形態？文學與科技融合帶來新的視角與挑戰，展望未來，AI以驚人的速度更新換代，人是否也在及時升級？一種可能的趨勢是跨媒介、跨學科、多媒體共創同研，延伸文學在科技時代的形態，對未來文藝展開前瞻性的構思與想像。

在「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假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之際，一場場文學主題講座也在此相繼展開。跨媒介作家吟光邀請香港配樂大師韋啟良及香港都會大學副教授郁旭映，共同開展對話，從香港文學館的「文學×新媒體」跨界藝術項目出發，內容涵蓋科幻小說《港漂記憶拼圖》及其衍生的跨媒介交互劇場、「南來之花」動態資料雕塑等，並介紹各自的跨媒介實驗，前瞻未來文學與多重視聽、聲效、音樂等不同媒體結合的可能，包括對多視點敘事（POV）和互動式敘事等看法，在先鋒的空間敘事和視覺景觀之中，創造新的展覽、創作和研究路徑。

不只寫科幻故事 還在科幻地寫故事

講座上，吟光談到自己的作品《港漂記憶拼圖》運用跨媒介分布式敘事，以科幻作為方法論，將小

說進行交互設計與媒介延伸，故事元素分布在各媒體平台——敘事架構圖、影像、裝置、聲音、遊戲等，共同建構柔軟的東方科幻和記憶旅程。「『交互劇場』將遊覽文學作品的過程具象化為一場空間冒險。玩家造訪每一個衍生作品空間，對應原著的不同章節，並在提示文本的引導下穿梭、互動，最終體驗完整的敘事。每段敘事和視聽以『物派』形式凝結於虛擬空間中，參與者發現、面對、思辨其中的連綿語境。就此，二維的文本閱讀過程轉化為三維的空間展廳漫遊，打開未來敘事的新可能。」她說。

同一時間，吟光經過創作與教學實踐，提出構想——以「科幻」作為方法，從今天往後看：一、不只寫「科幻」的故事，還在以「科幻地」方式寫故事，實現創作形式和工作流程的全面革新，包括文本內部的新型敘事手段，和文本外部的多媒體融合共創、人工智慧參與協作等。二、將科幻當中所包含的思想實驗、世界觀設定等，作為學科創作和教學研究的方法論。此外，聲音元素與小說本身的科幻設定與敘事相互印照，呈現了文字以外的空間，也為讀者帶來了更為豐富的感官體驗。

郁旭映延續了關於科幻文學創作的話題，她說道：「未來文學如何創作和未來文學如何閱讀及研



◆（左起）郁旭映、吟光和韋啟良共談跨媒介與未來文學。胡茜 攝



◆「南來之花」動態資料雕塑引發講者的討論。張岳悅 攝

究？因為技術的無處不在，其實科幻題材已經慢慢變成現實題材了，這兩者之間沒有太明顯的邊界。」

將香港電影音樂作為文化主體推出去

對談中，韋啟良認同吟光對於多媒介文化的前瞻性，他說：「今天的講座在於我們是不是要更加打開自己的方向？我覺得梵高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個創作者的思維沒有那麼難以觸摸，有時候簡單是最好的理解，就如當你的第一反應就是創作者最想讓你知道的。經歷是一個很重要的

源泉，但未必每一個人都有興趣去理解你的經歷，所以我們總要提醒自己：『觀眾知道你在表達什麼嗎？』」

在現場，韋啟良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音樂的多樣性，他說：「從做電影這行開始，我就嘗試了很多方式，而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將香港電影音樂作為一個文化主體推出去。香港電影音樂其實很多，而作品也正在影響着世界。無論用怎樣的科技或者媒介，我們都是在分享生活的每一刻，每個人想要達到的目標都不同，而這些也同樣會呈現在作品裏面。」